

1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武進縣  
門學  
圖書印

九  
八  
五

容齋四筆卷第九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曾孫芾始攬摭遺藁而成此書。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蔣公在熙寧元祐崇寧時。名爲博聞強識。然閱其論述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  
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著守字故晦叔辨之  
遂去守字爲正司空議者謂超過特進東宮三  
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  
官制以後既爲司空自不應復帶階官呂從金  
紫遷只是超特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爲  
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自辨之說其  
二云文潞公既爲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  
潞公怏怏諸公欲爲去之議者謂非典故潞公

之意止欲以真太師致仕耳諸公曰如此可乎  
曰不可爲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  
但出劄子令權去之案潞公本以開府儀同三  
司守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爲平章軍國重  
事故繫銜只云太師及再致仕悉還舊稱當時  
有旨於制詞內除去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所  
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雙轉  
謂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  
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

政三遷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爲敘。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工書，非也。宰相爲侍郎者，升三曹爲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遷尚書。今言王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爲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富當

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貼麻改之。予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爲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集賢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案自

漢鄧騭始爲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爲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卑，未嘗有左右之稱也。後進不當輒議前輩，因孫偃有問書以示之。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

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曰：「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辨

此疑好事者爲之。然正可爲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的切。

###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椀膠牙。錫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錫荆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舍中老父嫗

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冑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婪尾。蓋以藍爲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唛。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唛爲貪婪之意。或謂唛爲燦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盃之句。只爲酒之

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啓  
顏錄唐藝文志白有啓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  
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  
云恩典超優遷轉頗數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  
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  
今纔踰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  
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元年未改

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  
下所謂左丞超三資除刑書者謂歷工禮乃至  
刑也下云又超兩資者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  
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超轉其五云

### 南北語音不同

南北語音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噐物花木之  
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  
爲柟竹爲王芻萁爲翹翹之草是矣顏師古注  
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伐越書曰輿轎而

喻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

張說近之二說皆爲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爲全非顏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旣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項說是也予謂項音轎字是也而云陵絕水則謬故劉公以爲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項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閒談曰南



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遼僧之談合於此。

###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欲人不知古。其

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於六百里，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六年而

詐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  
不過十餘歲爲此者必冉也後冉爲范雎所聞  
而廢逐司馬公以爲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  
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疆大者冉之功也蓋公  
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澠池處心積慮亦  
與詐楚同賴藺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然與  
楚等耳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爲秦一時之功  
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  
大矣

### 辯秦少游義倡

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謂秦少游南遷過潭  
與之往來後倡竟爲秦死常州教授鍾將之得  
其說於李結次山爲作傳予反復思之定無此  
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杭倅  
時有妾邊朝華旣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  
幾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倡女哉予記國史所書  
溫益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忠  
宣劉仲馮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元鈞皆

爲所侵困鄒公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時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辯而明已志之失著矣

### 姓源韻譜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正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尤爲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爲參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

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位用爲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 譽人過實

稱譽人過實最爲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堅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予蓋論之於三筆矣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

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  
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  
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  
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  
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  
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  
爲諛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爲子孫戒張說  
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爲二張所  
讒幾於隕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  
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  
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  
敗斯二世縊伊奘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  
殺息夫作姦東平誅新唐書劾之云三宰嘯凶  
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  
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因論徹舟篇云越子滕

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哂  
李園養士春申易亦効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  
自荀子成相篇

書簡循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書尺語言浸涉奇猥雖有賢  
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委自言所在必求新異  
之名予守贛時屬縣興國宰詒書云澉水有驅  
策乞疏下澉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此  
不足以爲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爲縣丞者無

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涉筆  
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爲可笑初  
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頽靡倉庫匱乏未知  
所以善後沿習一律正使真如所陳讀者亦不  
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  
庫錢倉粟自可枝梧得坐嘯道院誠爲至幸周  
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窘冗  
爲詞獨創見來緘如此蓋覺其與它異也此兩  
者皆狃熟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根着于人殆不可復正在易彖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爲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亨以亨行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健字爲句絕乃及於訟始係以訟有孚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隨卦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蠱卦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恒卦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

乎險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爲句絕而童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可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尚爲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囂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筠獨不囂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据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爲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爲衍三

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爲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

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訐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謂李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

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爲收書而未嘗  
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日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  
則爲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輩所跋耳  
至於徃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  
書予有婿生子遣報云今日巳時得一子更不  
知爲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孫鼎臣每致書  
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

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孫鼎臣書須著置曆  
日於案上蓋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  
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  
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爲姻賓憇息地  
稚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  
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  
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顏注古者延賓



必有更衣之處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  
衣

容齋四筆卷第九

容齋四筆卷之十

十七則

過所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請

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議關

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

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

以爲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

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

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爲敦煌太

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  
廣平趙禮詣維治病門人齎過所詣洛陽責禮  
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鉉稽神錄道士張謹  
好符法客遊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謹愿可  
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  
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齎之物皆失之矣  
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旣  
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  
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盖若今時公憑引據

之類故哀其事于此

### 露布

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  
宏詞科以爲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  
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盖露板不  
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爲晉王時擒滅劉守光  
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  
遣人曳之爲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  
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戍將力戰斬其裨將高

祖曰卿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鑄最爲善本吾鄉程欽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

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

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啓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

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所稱諒尤質止少華可以崇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

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可以槩見然所啓三人後亦無聞旣云皆衆所稱當不碌碌也舊潭帖爲識者稱許以爲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筆惻然全無意義今所錄者臨江本也

###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不行年雜紀云昇王受恩命不是時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簽子啓頭繼爲皇太子三司

判官並通榜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貴出傳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訖百官班賀又赴東宮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詞訖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敘謝一時之儀如此

### 責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溫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楊侃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  
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  
十六日宣翰林學士錢惟演盛度樞密直學士  
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已李行簡覆考開封  
舉人爲落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  
舊其餘覆落并却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  
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  
度齊州並監稅此事見於錢丕雜紀用五侍從  
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 青蓮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  
近清溪諸山徃徃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  
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  
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  
名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  
因持以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  
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  
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

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亦頗有之其狀畧如蕨拳也

### 閩俗詭秘殺人

姦凶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於殺人然揆之以法蓋有勅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情定罪必致其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鋸屑逼之使飲欲其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痰渴之疾或炒沙鎔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薦束體布裹卵

石痛加毆箠而外無痕傷或按擦肩背使皮膚寬皺乃施針刺入肩井不可復出或以小鈞鈎藏於鰵魚之腹強使吞之攻鑽五臟久而必死凡此者類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得而見情犯巨蠹功意兩惡而法所不言顏度魯子爲轉運使嘗揭榜禁約予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吳楚間士大夫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也

### 富公遷官

富韓公慶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報聘契丹  
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林學  
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  
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  
復爲副樞蓋昔時除目才下即時命詞給告及  
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  
制言之是承議郎舊爲中書舍人舊知而爲太  
中大夫舊爲資政殿學士也諫議  
唐藩鎮行墨勅

池州銅陵縣孚貺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  
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牒當  
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授管內諸州有功刺史  
大將等憲官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太守兼揚  
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  
勅獎勸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  
奇絕早揖英風靈跡屢彰神遠不昧夫寵贈之  
典非列藩宜爲神功旣昭乃軍都顯請是行權  
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後



云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爲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

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璋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肅宗神龜二年官員旣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

銓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書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十七而朝廷貢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琚上書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簡能否

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人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乞令王公貴人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後人罕有談亮澄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

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端如貫珠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已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

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各從之宮商角旣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

### 五行化真

五行運化如甲巳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無從可得蓋只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巳之年

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巳  
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爲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  
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  
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位順行流  
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  
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說皆得  
之莆田鄭景實頃在館中見魏幾道談五行納  
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贊寧右  
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  
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  
夜閒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  
要吾人宣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  
在前花押予謂錢氏固嘗三改元但或言其稱  
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  
人擬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它所施  
行皆然矣

王逸少爲藝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

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

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  
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  
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  
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  
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畧無一詞論其平生則  
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  
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  
韋仲將凌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  
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  
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況於  
他人乎

鄂州南樓磨崖

慶元元年鄂州修南樓剝土有大石露于外奇  
崛可觀郡守吳琚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角即  
而諦視乃磨崖二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  
尺四寸筆勢清勁下若翻書人字唯存人脚不  
可復辨或以爲符或以爲花押邦人至標飭置  
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學側虞帝廟內亦有

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  
一高丈一尺闊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  
五凡爲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  
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  
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吳居中記案楊行密之  
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  
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莒公紀年通譜書爲乾  
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直以爲乾正  
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 賞魚袋出處

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  
按唐職林魚帶門敘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  
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  
斯明文也

淇甲文也

云開元時非內然亦嬋女皆綴不縣拜賞魚袋  
封書鄰林魚帶門餘金王賧遊帶又金匙魚袋  
割筆書衡山書軒限黥賞魚袋云各不同類今  
賞魚袋出表

容齋四筆卷第十一

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宮徽稱冊寶繼又進  
勅令玉牒實錄大臣遷秩于再于三蓋自崇寧  
至于紹熙未之有也於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  
冊寶賞由正議轉宣奉十二月用勅局賞當得  
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玉  
牒實錄院及禮儀使賞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  
之至四五詔減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轉金



紫四月之間陟五華資仍回授三帙在法宰執轉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邁記淳熙十四年王左相進玉牒并充國史禮儀使梁右相進四朝史傳國朝會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爲三者各兩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爲兩官復辭之詔許回授又辭但令加恩亦辭適已罷相在經筵訖於分毫不受唯王公獨加恩今日之

事全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準昔年中旨行出聞京公殊不自安然無說可免惜乎東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的故事以成其美邁頃居翰苑荅王梁諸詔嘗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 熙寧司農牟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爲國司農遂粥天下祠廟官旣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闕伯微子兩廟一歲所

得不過七八千張文定公判應天府上言曰宋  
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  
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乎乞以  
公使庫錢代其歲入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  
下祠廟皆得不粥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  
請射耕墾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芟刈  
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御史中丞鄧潤甫言熙寧  
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勅吏致祭德意可謂

遠矣小人培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爲  
不可況至爲淺鮮者哉願絀創議之人而一切  
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謂前古未  
有一日萬幾蓋無由盡知之也

### 文與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  
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  
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  
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

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鈎加銅  
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鎖日月其中光景  
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  
庭下花閒弄玉指環輕冰扼紅牙君王顧之笑  
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  
所愛結懽期無涯其語意架入騷人闡域又有  
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  
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  
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  
縹然感慨無已也

譏議遷史

漢月圓一生理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爲至  
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議而削  
異端使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  
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壽之  
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  
者不知能出遷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

史公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  
易之然其人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故因遷  
之舊別爲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矯前人之  
失乎指司馬子長爲淺近不學貶之已甚後之  
學者不敢謂然

### 常何

唐太宗正觀五年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時  
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武人  
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

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  
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爲知人賜絹  
三百匹常何後亦不顯莫知其所以進予案李  
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陀戰率驍勇常何等二  
十人爲游騎遂殺須陀常何之名蓋見於此唐  
史亦采於劉仁軌行年河洛記也

###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  
脫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

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年河洛  
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  
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  
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葭葦合  
荒村葵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  
所爲悵然懷古意秦洛旣未平漢道將何冀樊  
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  
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  
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鉤  
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爲光祿  
主簿自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  
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  
舊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  
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  
等今百官庶府皆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 溫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温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  
彥將舊史不載彥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也而  
兩人以大爲名彥爲字一以彥爲名大爲字宰  
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有而博雅與傳同讀  
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思魯制中書  
舍人彥將行證表爲是然則惟彥博異耳故或  
以爲誤予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虞恭  
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  
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遣使夜至太原

温彥將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兄彥弘  
馳以啓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据  
此則三温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  
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  
宗太子弘爲武后所醜追尊爲孝敬皇帝廟曰  
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爲昭文  
弘農縣改爲恒農徐弘敏改爲有功常弘機但  
爲機李含光本姓弘易爲李曲阿弘氏易爲洪  
則大雅之名後人追改之也顏魯公作顏勤禮

碑敘顏溫二家之盛曰思魯大雅愍楚彥博遊  
秦彥將以雅爲名亦由避諱耳錢聞詩在太學  
以此爲策問而言歐陽作傳戾於聞見彼蓋不  
察宋子京之作云

冊府元龜

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  
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人等預會和  
詩與臣寮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也已令削  
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小說咸

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  
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  
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鑿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  
述先德敘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  
家傳之類或隱已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  
故匪信書并僭僞諸國各有著撰如僞吳錄孟  
知祥實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  
並欲不取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  
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僞邦商

芸小說談藪之類俱是談談小事河南志邠志  
平剡錄之類多是故吏賓從述本府戎帥征伐  
之功傷於煩碎西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  
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采收恐成蕪穢並從之  
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尾十年皆王欽若提  
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  
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  
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  
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  
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  
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  
婢等事用林息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鑿  
密記平龐勛用彭門記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  
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  
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贊云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  
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  
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  
文案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  
釋大氏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  
啻百遍用朱點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  
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  
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爲之與它使均稱內諸

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  
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  
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  
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  
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  
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  
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  
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  
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爲輕舟梁元帝

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東坡誨葛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閒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

經子史中一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  
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  
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  
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公受之而贈以  
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  
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  
冠岫嶮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  
思時整視今集中無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  
也嘗見其親筆

###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爲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前  
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  
辛亥朔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預注  
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  
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  
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  
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

可爲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遂顛以指冬  
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爲一狀若立  
春則曰風從艮位上來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  
來它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據實起居注隨即  
修入顯爲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譏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諺以譏之曰補  
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腕脫校書  
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

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  
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  
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  
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  
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  
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  
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  
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  
腕脫之諺正爲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

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  
年加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  
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  
不相見寶曆中瓊王府長史裴簡求具狀言諸  
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毀後付莊宅使收管  
遂爲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王官爲衆所  
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

賜延康坊宅予因閱九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  
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沔王友充翰林  
待詔沔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爲友其餘  
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  
果斷爲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成  
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  
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爲御史

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  
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  
採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  
後疾惡公方者少遞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  
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  
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  
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

任二十五月轉準具負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  
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負加至十八月今請減  
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  
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抨彈然  
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緊觀其遷叙  
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  
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  
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陞沉迴別矣

欲博同桂員於海... 乎而... 中文四半... 文別... 出幸... 至... 二月... 具... 至... 今... 其... 中

谷齋四筆卷第十二 十三則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  
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  
九千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  
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按中祕書自史籀  
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  
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謂之說  
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偽相蒙乃

請判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曆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夫

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劓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车下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



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  
爲字一體今俗分別作軋字音虔而乾音干者  
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奠从酋从丌作奠者  
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訛耆从旨作老下目者  
訛漆泰黍黎下並从水相承省作小今从小从  
小者訛決沖況涼盜並从水作之者訛饑飢二  
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韭之  
加草岡加山攜之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  
筍作筍頤作髭須加髟或从水祕从禾簡作簡

寶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啓从又  
及弋肇从文徹从去麤作麤蟲作虫墮許規反  
俗作隳又以爲惰幡作幡怪爲恠關爲關炙从  
夕閒从日功从力茲合从二玄而作茲升作井  
輩从北妬从戶姦爲姦彘从毒各作各寃上加  
點鄰作隣牟从干互作于元从點舌从干蓋作  
盖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之鼓从皮潛譖僭从替  
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方爲才阜爲皂曷爲  
曷匹爲疋收作収叙作叙臥从臣从人而以人

爲卜改从戊巳之巳而以爲巳凡作凡允作允  
館作館覽作覽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  
縹从衣淫从缶徧作徧徼作徼漾作漾琴瑟之  
弦从糸輕作輕如是者皆非也

###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  
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  
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  
言其擊服皇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

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  
宗先敘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  
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  
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  
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爲句則臣當  
下○殊爲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  
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

明年春監修大內闈官容佐取以爲景華御苑  
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  
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  
小憇籍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  
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入園見  
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  
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  
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  
翟德符沒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  
爲特書之頗憶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  
之不幸且知馬末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  
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爲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稱  
府而不爲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爲崇慶府  
劔州爲隆慶府恭州爲重慶府嘉州爲嘉定府  
秀州爲嘉興府英州爲英德府蜀劔既有崇慶  
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故幕職官仍

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司戶參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爲可笑頃在中都時每爲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又例如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爲左選侍郎是時未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祖謂趙王如意類已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而止

宣帝以淮陽王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數嗟嘆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爲嗣而用太子起於微細且蚤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吳王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雉奴其後如意爲呂母所戕恪爲長孫無忌所害欽陷張博之事殆於不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閹寺漢業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爲李氏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

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  
彼明崇儼謂英王哲即中宗也貌類太宗張說謂太  
宗畫像雅類忠王即肅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  
材言之中宗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  
幸妾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  
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況於嬰孺之狀  
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檢正官謫知徐州滕

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閒而寢室未  
治非嫌於奉已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  
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濕雖任二千石之重  
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冊書東坡公  
歎其廉適爲徐守故爲作記其略曰至於宮室  
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  
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儉  
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歛仄腐壞轉以相付不  
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

七、娟疾以惡之。恭覽國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頽毀，及僱工充役，則倍增勞費。目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不復留意以興什植，儻爲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指爲妄作名色，盜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諱避忽視，傾陋逮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殊不知貪墨之吏，欲爲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 治曆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據以爲說。案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

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爲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偃孫頗留意曆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曆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歷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爲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爲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爲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歷及譜引革彖湯武革命文曰治曆明時所以和

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顏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爲歷甚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 仕宦捷疾

唐傅遊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

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國朝惟綠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特賜帶者爲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鞞黑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敘如此若猛進躡得者則不然紹

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曰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鉅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閒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騎將至京城綱以邊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語知閣



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  
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  
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  
政之末時宰執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請固  
守上曰誰可將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  
恐不足以鎮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爲禮部尚書  
綱曰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綱曰臣未  
正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帶并笏  
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爲不  
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益輕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自翰  
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  
後乃始爲龍圖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  
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爲者乃爲待制趙  
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  
士闕則次補或爲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  
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爲樞密直

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爲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羗之叛英公爲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備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据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

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必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 祖宗用人

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負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

政事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  
 遷琪刑書遂並命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歲  
 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補  
 闕今朝奉郎為兵部員外郎今朝請郎樞密直學士才七  
 日簽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今通議大夫為副樞十  
 月遷刑部侍郎今止六年遷戶部尚書今銀青光祿  
 為使八年罷為右僕射今特進從初至此五歲用  
 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為特進也當日  
 職名唯有密直多從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張齊

賢王沔皆自補闕直史館遷郎中文學士越半  
 歲並遷諫議簽樞温仲舒寇準皆自正言今承議郎  
 直館遷郎中文職二年並為樞密副使向敏中  
 自工部郎中以本官文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  
 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  
 年除翰林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  
 道元年年七十二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

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耄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物豈亦吝此耶

###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

美輟從三事揔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  
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  
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  
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  
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  
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  
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  
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  
効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  
擁化源而滋乂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爲  
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  
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二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  
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  
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  
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盖用此  
云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 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偽滋熾。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  
 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  
 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  
 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  
 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  
 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任法而  
 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

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于厥身矣開  
寶中太子賓客邊光範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  
赴吏部銓光範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  
苟授筆成六韻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  
非唯學詩亦嘗留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  
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秘書省正字今之世  
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

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  
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  
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  
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  
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  
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  
正此事也仲宣時爲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  
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  
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

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墳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

###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之五六齊賢至

蘄州見南劔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爲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份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塘內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



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齊賢改爲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登科六年爲使者八年還朝由密學拜執政可謂迅用也

###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

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矣

###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間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爲知己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

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爲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藁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窓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卧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爲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

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真諦  
譯云如如不動恒有正說應觀有爲法如暗翳  
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爲  
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  
諸和合所爲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  
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  
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  
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善  
提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  
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本同予案  
今人稱云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  
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  
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  
同

### 四蓮華之名

唄鉢摩華青蓮華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赤  
蓮華也拘母陀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陀紅

蓮也奔茶利華亦云芬陀利白蓮也堵羅綿柳  
絮之類即兜羅綿也

###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  
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  
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  
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  
果或不還果

###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曰竭  
帝竭帝波羅竭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莎呵

###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  
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  
塵世所有也

###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

黑後合爲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  
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  
圓滿是名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  
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  
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  
再閏爲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爲  
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由旬  
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  
里十六里爲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爲銅上  
塵七銅上塵爲水上塵七水上塵爲兔毫上塵  
七兔毫上塵爲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爲一  
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

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一橫麥七橫麥爲一指三十四指爲一肘四肘爲一弓

###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恩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從叔紹昉再入相表其事求

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爲太子少師在政事遷左丞係轉官又贈太子太師罷爲資政殿學士又贈

太師中書令爲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宮師得太師中令更爲超越它或不然

###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

遽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複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正觀中爲齊

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爲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爲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爲宣城一以爲江都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爲石顯告非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它張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



堪孔光李尋韋賢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詎  
董仲舒眭孟貢禹疏廣馬宮翟方進諸人但志  
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言  
有從匹夫爲天子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  
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祆言惑衆伏誅案孟  
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  
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

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考其所  
引亦不爲無罪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怨  
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  
落而爲箕張晏釋以爲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  
可謂穿鑿而廷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子  
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  
時而旣蓋宣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  
汲黯輔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  
云賈誼劉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

問焉隨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爲通判

今世士大夫旣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以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旣

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旣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爲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爲通判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滯訟，選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史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者，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將死。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旣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稍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仆之，餘賊渡江散走。被傷者尚有餘息，旁得所弃贓，按其姦狀，伏法十四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不聞之。

### 榮王藏書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

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  
子淮安郡王仲糜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  
其中秩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  
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  
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  
籠晴正銷凝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爲各流  
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

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  
効之似差不及也

故之必蓋不及也

卧信其末向云五陰賊匪賊又逐舉創秦人蓋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群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爲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

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軍妻極妬悍時監軍不

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上上召見其妻詰責俾衛士交捽之杖一百配爲忠靖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冤遣二朝士鞫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冤甚其子福應募爲軍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冤求訴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貶錫洎通判郭渭謫爲海郢州團練副使饒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且夫引見散秩

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三司胥吏而引對正殿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冤爲貶責吏萬幾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蓋未能盡云

###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爲給事中時王繼先方以醫進中旨以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錄黃過門下居正封還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

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効驗以荅其勞上曰然則朕官中用醫反不得酬謝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相退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上語如前而玉色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俸果爲何事哉

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效  
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  
故增創貪闕誠爲未善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  
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旨揮更不  
施行居正之直諒有守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  
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邁頃聞之於張九成

###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爲  
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

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  
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  
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千萬以  
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  
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  
謙溥是也司戶一人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  
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  
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  
官推官監軍監酒權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



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爲長太息哉

###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旣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

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 太宗恤民

曾致堯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

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三朝寶訓中此國史本傳所載也

###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書刪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

從水傍燻有一句願諸君爲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縉爲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鷗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夫。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

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貢外郎亦自爲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爲郎中。於是拜貢外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別命詞給告。頃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爲貢外候。

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閱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云郎中與元旨揮戾矣

###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爲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郡有司較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

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爲非也元祐初孫覺爲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憲不

避捕從者笞擊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弃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正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

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採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閒為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

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旣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正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熙中、雖爲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爲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

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  
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  
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  
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  
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  
令入城降詔獎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  
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  
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群容  
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  
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  
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  
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  
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  
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  
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  
巴賓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臣某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  
人之姿真周成敷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  
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  
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宗尚  
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承恩光三  
換符竹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  
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患  
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  
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

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  
聖慈俯賜昭鑒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  
夔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樛常稱  
誦之及爲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  
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  
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  
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  
帝陛下敷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  
墻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覆明見萬



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  
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科稅駕清華  
之地瀛山抱槩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污記  
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祥不遺細微兼取  
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  
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  
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未繇金華  
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開館之游勸廣厦細旃  
之講真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

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  
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  
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校尉  
汲黯妄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  
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  
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  
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勣清  
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  
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

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寘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畫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

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閒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入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具贈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爲擅場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能

略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  
皇帝閒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  
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  
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紀年名  
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徃徃皆然近世士  
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爲圖志用心  
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夔守襄陽命  
僚屬作一書其敘歷代沿革云在周爲楚鄧鄠  
諸國据左傳鄠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鄠蓋楚  
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  
事以蔓爲國据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  
所謂蔓國也

近謂蔓園也

事以蔓爲國卦然亦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  
處證姑亦來圖示非誤國也又侍式軒蔓如燕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 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  
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爲異同  
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  
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  
位者如張康國賓老溫益禹弼劉逵公路侯蒙  
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  
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

爲崖異徽宗察京專悞陰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愛莫助之圖遂爲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間之益曰君在兩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其皆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逵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逵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政地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於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  
錢酒予官福州但爲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  
文至私禮牋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  
爲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愧鄒忠公  
爲潁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  
辭不爲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  
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  
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  
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  
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具爲言  
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爲長者而  
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爲秘書  
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  
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  
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處云子

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為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為一說逮蘇軾之論出於是群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日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為簡要曰天地之

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日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為簡要曰天地之

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  
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  
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  
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  
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  
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  
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

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  
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  
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  
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自崇寧以來創  
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伍農田  
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空四方邊事御前  
內外諸司編勅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  
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  
棧花石等綱祥瑞禮樂兩城所公田伎術伶優



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  
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特授  
特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  
職名礙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  
功人等每事各爲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  
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指揮臨時參酌  
追奪事件遂爲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  
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名  
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

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  
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  
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  
至大字書寫貼於內前牆上邏者得之以聞是  
時僞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慮或搖人心亟  
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臺諫所攻今章且叟  
奏藁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

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  
濶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  
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撫  
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向寺一  
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也謂曰汝主  
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  
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特取吹之宛是  
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  
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  
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  
傳云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  
善音者王珪魏證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  
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尺八  
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  
不載

### 三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  
爲給事姚勔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

真外郎擢給事中爲權官蔡蕤所沮而出政和未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方會論爲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與譖

言以爲嘲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黼以爲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爲閹藍

###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人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爲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爲延康

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圖南爲述古殿學士寶  
文閣待制蔡凝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爲龍圖  
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卽右  
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爲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  
葉祖洽爲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蘊爲  
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卓朝議大夫曾孝序中  
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孫  
馨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暘並爲顯謨  
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龐恭孫朝請郎  
赦天下仍復推恩

###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洪彥昇並爲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  
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  
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爲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  
爲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爲左金吾上將軍鳳  
翔王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爲左  
千牛上將軍保太楊廷璋爲右千牛上將軍靜

難劉重進爲羽林統軍若符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乃稽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爲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楙以嚮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忱以瀘川節度並爲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復舉行矣

###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已故只以除用爲意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間實有疲憊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爲民害臣欲皆與祠祿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詔改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

州時太常丞闕監左藏庫許子紹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諭使小緩子紹宛轉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擬宮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紹之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

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執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爲李杜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

四李杜云

###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浚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宋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

集皆爲耍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說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涇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闓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

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歷書用之  
而或有不同如闕逢為焉逢旃蒙為端蒙柔兆  
為游兆彊圉為彊梧著雍為徒雍屠維為祝犁  
上章為商橫重光為昭陽玄默為橫艾昭陽為  
尚章大荒落為大芒落協洽為汁洽涸灘為汭  
漢作噩為作鄂闔茂為淹茂大淵獻困敦更互  
赤奮若乃為赤奮若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  
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  
為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

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  
在巳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  
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寘四月為余  
五月為臯六月為旦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  
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考之  
典籍唯曆書謂太初十月為畢聚離騷云攝提  
正于孟陬左氏傳十月曰良月國語至于玄月  
它未嘗稱引郭景純注釋云自歲陽至月名皆  
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蓋不可強為之說非



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專取歲陽歲名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爲明白爾韓退之詩歲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字說言疆圉自餘亦無說左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歲在陬訾之口歲五及鶉火歲在顓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舍言之司馬倬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歲在柔兆闔茂玄默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丙

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爲不然漢章不自爲文始是僚案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爲掌武司徒爲五教司空爲空土侍中爲太貂散騎常侍爲小貂御史大夫爲亞台爲亞相爲司憲中丞爲獨坐爲中憲侍御史爲端公南牀橫榻雜端又曰脆梨殿中爲副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爲合口椒諫議爲

大坡大諫補闕今司為中諫又曰補袞拾遺今正

言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為夕郎夕拜知制

誥為三字起居郎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並為

修注吏部尚書為大天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

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吏部郎為小選為

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小儀為南省舍

人今曰南宮刑部為小秋祠部為冰柄廳比部

為比盤又曰昆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

曹諸部郎通曰哀烏依烏太常卿為樂卿少卿

為少常奉常光祿為飽卿鴻臚為客卿膳卿司

農為走卿大理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

大匠少監為少匠祕書監為大蓬少監為少蓬

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相宰相呼為堂

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為曹長御史拾

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

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以其奉使持節褒勸忠義也上官安謀反武子元與之有謀坐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群臣定策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德蘇武食邑張宴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帝

閱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右武在匈奴父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後圖畫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漠十五年能致顯仁皇太后音書蒙高宗皇帝有蘇武

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爲痛哭者已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待詔數進見復爲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爲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鄉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爲之不以爲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斫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爲之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豫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循寇建康以爲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辨蕭衍鎮雍州

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沉之檀溪積  
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  
亦私具櫓數百張衍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  
以茅事皆立辨諸將爭櫓僧珍出先所具者每  
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  
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  
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  
如此者甚多道覆雖失所從爲畔渙之歸然其  
事固可稱也

###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豐  
四年仍建爲誠州元祐二年廢爲渠陽軍又廢  
爲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爲靖州始時渠陽  
縣爲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風俗夔與  
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幙  
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椎  
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殺人者謂之能婦  
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爲釵其長尺有

尺通以班紬布爲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爲首隨所處無常月要約以木鐵爲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頭凡昏姻兄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貸易之逋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擎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誣則虛者出物謂之裏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

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立柵布棘以受之各有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綵於鄰洞者謂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潰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財物以和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觀者立其傍和勸之官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上坡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縱之逸謂之越敗者屈而歸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標牌弓弩而刀之鐵尤良

弩則傳矢於弦而偏架之謂之偏架弩其利侔中土神臂弓雖暑濕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發雖昔彘必報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爲士人者隸於學讎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徭民大略如此

### 寄資官

內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爲出常調流輩稱之曰苑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曰御帶又其上爲省官謂押班

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逮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政宣慶諸使遥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爲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



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為武顯大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弟五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篡位以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

###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為陽水北為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水南則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略敘於此

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岳陽嶧

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管陽咸陽櫟陽宜

陽山陽屬河內郡廣陽辟陽河陽魯陽黎陽樅

陽零陽巫陽東陽韶陽郴陽揭陽弋陽屬汝南山

在西當陽青陽黔陽壽陽麻陽雲陽美陽復陽

南陽復屬常上曲陽屬鹿下曲陽屬鉅穉陽屬五原

陽屬雲中水之北者馮翊之池陽頻陽郃陽沈陽

扶風之杜陽河東之大陽太河平陽之南平陽平河大原

之晉陽汾陽及河陽洛陽滎陽偃陽渭陽淮陽

汝陽濟陽襄陽滏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永陽

滁陽潮陽澧陽灌陽汧陽洮陽沐陽東郡之濮

陽東武陽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

鮦陽紬陽濯陽溘陽新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

之育陽涅陽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湖

陽紅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

濟陰之句陽音鉤句沛郡之穀陽扶陽漂陽魏

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陽涿郡之高

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之般陽朝陽泰

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陽東海之

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陽蘭陽丹陽之丹陽

陵陽溧陽豫章之鄱陽鄒陽桂陽之耒陽桂陽

滇陽武陵之無陽辰陽酉陽零陽零陵之洮陽

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捷為之江陽武陽漢陽

金城之枝陽天水之略陽阿陽安定之涇陽彭

陽北地之涇陽上郡之定陽廡門之沃陽劇陽  
上谷之沮陽漁陽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  
之夕陽聚陽蒼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  
觀陽長沙之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  
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自有  
五六十至陰字則甚少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  
邑耳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鶉陰雕  
陰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潁陰汝陰舞陰濟  
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潑陰河陰湖陰江陰淮

陰園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合陽被陽富

陽屬秦昌陽建陽屬東武陽之類尚多有之莫

能知其為山為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先  
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并州高  
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為太守固等使兵絕陝津  
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  
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

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郢津度固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正元初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揔軍務邀求旌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上加泌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寫宣以却之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

入城視事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爲兵馬使欲爲亂都虞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爲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言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去城十

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入仍委以軍政久之惟  
恭內不自安潛謀作亂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  
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  
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安定其智勇過人如  
此唐史猶譏晉爲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  
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  
長源爲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  
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  
安初劉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

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  
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之懦弛  
實爲失當晉在汴三年而薨長源代之即爲軍  
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泌傳  
但云拜陝虢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淮西  
下兵於赴鎮事略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坡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黃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  
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

玉川子月蝕詩請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  
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擊如正娛篇中據其用  
五十本葱爲種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爲校尉  
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爲倉公  
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蘆爲盧懷謹云如此甚多  
坡詩所謂挾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  
出若用葱爲薤用校尉爲中郎用扁鵲爲倉公  
用餘慶爲懷謹不失爲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  
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

篇中謂坡稱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  
皆非誅死爲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  
云盧橘是鄉人爲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  
贊以爲信陶隱居之言以爲昌陽不曾詳讀本  
草妄爲此說苦茶篇中謂周詩記苦茶爲誤用  
爾雅如臯篇中謂不向如臯閒射雉與左傳杜  
注不合其誤與江惲暫往如臯路之句同荔枝  
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  
嘗到閩中不識眞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

是或非固未爲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  
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  
白本言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  
歌字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爲笙歌正是  
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  
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爲出  
處曾不帶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  
是老子所言又以爲老子只云爲天下谷非名  
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旣破敵而還科問前  
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  
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  
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  
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  
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  
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

名齊四集  
十三  
悉宥之弟昭時爲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  
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  
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  
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壽春王  
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  
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  
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  
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  
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心

上遠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禽賊雖古人所  
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任其  
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  
於孤邪引出斬之此爲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  
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  
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爲之用袁紹  
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罪已謝之不暇乃  
曰吾不用豐言卒爲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  
非不幸也

宋書卷第十六  
一百



取蜀將帥不利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僑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楊再思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爲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爲給事中來俊臣陷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爲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韋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

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  
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

1911  
1912  
1913

1914

Printed in Japan